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三)

朱 熹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四書章句集注

(三)

朱熹注

國學基本叢書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魯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

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

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

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苟揚則非也。苟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

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

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案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豪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
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

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餼。

乘去聲。餼於黷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

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餼。足也。官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

燕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

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

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鷖。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

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

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

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

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

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敝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

畝牛在田。二畝牛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

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孝。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

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君在之惡平聲。○君

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

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

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

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

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

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

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

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

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

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齧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

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穀觶而不忍殺。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所謂惻隱之

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

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

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疊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

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

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洛

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

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

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

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

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

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量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

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而心之正也。而

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

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眼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

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許畜

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

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

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

音見可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

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

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

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類。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意。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成英韶。無補於治。

也。故孟子告齊王以
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

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者

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

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者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

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

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

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文書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

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

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

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〇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

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

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矚矚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明古縣反。〇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曰。君行師從。糧。謂糗之屬。矚矚。側目貌。胥。相也。讒。

傳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勝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〇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

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惟君

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〇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

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

惜。○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

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

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醵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熒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

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

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

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囊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還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

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

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秦。○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

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若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必

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

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

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

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

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

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鑿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

勝之。案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

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

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霽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我之國也。霽。虹也。見雲合則雨。虹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

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

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

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

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鄒與魯鬩。穆公

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鬩。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鬩。鬩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

君及有司也。
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問去聲。○孟子對曰：是謀，非

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善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

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僭己而恐也。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

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

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

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

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

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

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

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

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

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

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子六反。艷音拂。又

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

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

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曰。管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

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

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

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磁音茲。○磁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

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

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當今之

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

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

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

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

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

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

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

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

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

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慄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慄。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間。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會置其言。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

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

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

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

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

已。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

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歆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

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篔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慊。掩取也。如齊侯慊莒之

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覆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

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而勿正。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顧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

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設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

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

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

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

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

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

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

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通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

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大垤

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

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

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道，不能免也。如

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之矣。

開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

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上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之

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

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

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

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

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

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推廣。

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

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

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主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

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處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

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

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

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

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

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

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

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罔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

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

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城·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

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

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的從昆弟。學於孟子

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

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

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莊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莊也。惡。歎辭也。景莊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屢。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

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斂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嫌。

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

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

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貴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餽辭曰餽。予何為不受。餽。徐勿反。○餽。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慶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

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

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

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

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

故。○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靈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龍。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龍諫於王

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蝼蟻，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

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

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

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

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

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稯，稱之。與棺相稱也。欲

其望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

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慼乎？比必二反。慼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慼，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

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

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

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

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

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

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

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賈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

王慚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

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潮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

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

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途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

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晝。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斬反。○隱。惡

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

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

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

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

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

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

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音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倦倦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遠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

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

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

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

志。變。謂

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

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性

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質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意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

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其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人能有爲。則皆如

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

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案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

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

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

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筵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

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

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

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老

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

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

實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毀壞。然三年之

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往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

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

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

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數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

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

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

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徹。通也。均也。藉。借也。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

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

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

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

之篇。雨。降雨也。言順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植封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

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

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賈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

子，以九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

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

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

於今。如有用我者。與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案。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

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闕。○神農。

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掇之欲其堅也。以爲食。竇以

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

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雅。煇音孫。惡平聲。○饗煇。熟食也。朝曰饗。夕曰煇。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

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

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世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

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

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

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尙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嗚

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數。

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

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

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

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

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

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

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

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

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

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

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彌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

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

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鳩亦作鴝。古役反。○鳩。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

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案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

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

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

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文山綺反。

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

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

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

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

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

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

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

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

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訥。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鑿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

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慙音武。閒如字。○慙然。茫然自失。

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

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

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尙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

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

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

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

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

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

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

副禕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

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

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人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

○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

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

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秦。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

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

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

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

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

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

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

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攸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饔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

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拔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外。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

不早也。尙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問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之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勑。○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

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

肩。竦體。詔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慚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

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

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

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

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

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

者也。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

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

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

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爲橫

皆去聲。學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

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

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

淫。僻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

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間。而意有未盡。故復

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

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

名。蟻。蟻。蟻。蟲也。芻。芻。言。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

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壁。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

蚓。丘蚓也。言仲子未足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

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

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音蓋

鰕。辟音避。類與鰕同。顙與鰕同。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鰕。鰕聲也。類。類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隣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

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

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

度。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

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菜。宗廟以麩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

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爲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

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

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

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

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

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

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

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人之

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

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隘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

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曲體。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

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

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

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

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

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忠，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

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違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

矣。斐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

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

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

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

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

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音裸

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

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

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

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

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漢音耶。○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

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

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

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蠲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

獺也。為善。鰈者鴈也。為湯武。鰈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聲。鰈與鴈同。獺音闔。爵與雀同。鴈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

也。叢。茂林也。鶴。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鰈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

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載則也。胥。

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

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

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者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

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

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待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

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

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於焉

慶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

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

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

腸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

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焉廋哉。

焉於處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

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

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

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

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

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

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

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尙有餘否。必

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

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

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

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

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

而言之○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

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

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

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

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

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

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

音落。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

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

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事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

玉為之·篆刻文字而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

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儒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

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
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

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

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

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

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

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

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

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

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篇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

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豈爲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

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

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

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

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句反。○造詣也。深

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

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鑿於其

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

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

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

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開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

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躒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

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

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

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

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無失。中者。無

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不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

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

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檇。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檇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杌。惡

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

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風流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

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

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

衛是傷
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

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

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德。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則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

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

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

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

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音朝

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

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仁。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

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

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

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資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

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

子思易地則皆然。猶微，賤也。尹氏曰：或違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

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謂古莧反。○儲子，齊人也。謂，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詆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